

神农架的春天

■特约撰稿人 王 剑

神农顶

站在神农顶，我已经是山了。
抬头看不见一只鸟的飞翔。雪山层层叠叠，直指苍穹。长长的冰须结在树枝上，白雾像冰凉的溪水，浸泡着山风。
坐在危崖上，想一个人的高度。
五千年前，他像夸父一样出发，走过三山五川，最后在这里停下脚步。
架木为梯，架木为坛，架木为屋。他是一位学者，在大地上写下严谨的诗行。
山为他捧出五谷的种子，为他长出百样的青草。
摘叶为茶，播谷而食。他把万物咀嚼成生生不息的历史。
然后，他死了。骨骼就化成了山顶。他的高度，就是人类探索的高度。
有风劲吹。摇动脚下的每一枚叶子，沙沙沙，像梦的琴音。
神农架，巍然屹立。那些大大小小的石林，就是他扎下的生命之根。

树木

整个神农架，都是在他们的怀抱中。
一棵冰冷的冷杉树，能让冰冷的心不再冰冷。

巴山冷杉林，是高大的铁血战士。卓然向上，遮天蔽日。让森林里飘浮着苍翠的拥挤和繁乱的芬芳。即便被天雷烧灼而死，也要傲然而立，怒指青天。冬日里，雪压绿涛，千树万树梨花开。冷杉林悬垂无尽的冰凌和凝冻的诗句。冷杉，神农架峰峦上隐居的诗人，只欢迎苍鹰的盘旋。

高山杜鹃连石缝也不放过。她们在针叶林和高山草甸之间，像桃花一样摇动春风，托起簇簇红云。夜晚，这些最早开放鲜花的植物，花朵与枝叶都结在冰凌之中，像一段水晶般的爱情。
箭竹低矮而细，枝条柔韧。风拂过，竹叶留下倔强的喧响。60年一个轮回，开花，结子，枯死。然而，群山之上，死去的箭竹没有倒伏。她们大片大片地站立着，像风中摇曳的芦苇。谁

■心灵漫笔

■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

常想，鸢尾花名字这么美，不知它容貌如何。

我发现一枝花，挺直的干，娇羞欲语的花容簪在绿叶如竹的碧波里，温婉，恬淡，似乎褪尽了内心的火焰，参破了岁月的静好，又恰如簪在宋词里的一阙，更似一只只蓝色蝴蝶飞舞于绿叶之间，仿佛将春的消息传到四方。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一丛花，随风翩翩，轻舞飞扬。浮生此时，我跌进如幻梦境。

这正是鸢尾。鸢尾花，鸢尾科鸢尾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统称，生长在日本、中国、西伯利亚和温带地区。鸢尾花是花色最丰富的花卉，拥有全部色系，花色艳丽多变，一朵花上有两三种颜色，是园艺界长盛不衰的宠儿。

我们单位花圃里也种有鸢尾花，我拍照并配一首诗发到了朋友圈，好友纷纷点赞。一位好友在朋友圈留言：“猛的一看可像蝴蝶。”另一位称：“这是鸢尾花。又叫蓝蝴蝶、紫蝴蝶、扁竹。和百合花特相似，不像百合花有六片花瓣。鸢尾花只三片花瓣，外围三片是保护花蕾的萼片，酷似花萼。”有朋友还告诉我，鸢尾，

正低头看牌的李大祥一惊，“啊”了一声的同时回头就对掌柜骂道：“奶奶的，不是说这里没人知道吗？这下好了，被他们堵在这儿了！快告诉老子，哪里可以出去？”

“哎呀我的军门，现在前后都被他们围了，哪里都出不去，您堂堂绿营游击，难道还怕这些衙役吗？”赵爷急答道。

李大祥强撑道：“老子是不怕他们，可你们……”
赵爷看他有些犹豫，便故意激他：“衙门抓了我们，也就是关几天，再罚点银子嘛，可您老可不一样啊，在这儿让衙门里的人抓了您老的脸往哪放啊？军门，我们没进过衙门，说不定下面的人扛不住就会胡说起来！”
李大祥怒喝道：“胡说什么？”
“别的不敢说，他们也许会说是您老人家把大伙叫来陪您耍的呀！”赵爷故意装出害怕的样子。
李大祥大怒：“你敢！”
“军门，您是不敢，可他们……”看到李大祥又有些犹豫，赵爷就又激道：“军门，您还是把您的军威摆出来，这次您把他们吓走，他们也许就不敢再来了！军门！”
就在李大祥有些心动时，陈福已经带人冲到了楼上。

一个捕快看到了李大祥面前的银钱，上前一把夺过对陈福喊道：“捕头，这人拿这么多钱，肯定是个聚赌抽头的！”

陈福看也不看喝道：“连人带钱一并带回衙门！”

两个捕快应声上前。
“大胆！”李大祥大喝一声，把两个捕快吓得倒退了几步。他挺起身子又喝道：“老子在此，你们谁敢抓？”

陈福一愣，急忙近前打量了一下道：“你是什么人？公然犯禁，还敢耍横，来呀，给我带走！”

李大祥看两个捕快扑了过来，呼地站起喝道：“来呀！”

几个便装的官兵应声跑上楼来，叉手道：“军门！”

李大祥喝道：“告诉他们老子是谁，看他们有几个胆子，敢抓老子！”

“军门？”捕快们面面相觑，都停住了动作。陈福也有些出乎意料，他不敢相信自面前

能相信，她们至少要挺立5年，守护脚下的土壤，直到新的竹子长出，才轰然倒下。箭竹，是神农架守望的母亲，只有母亲，才会有这样的智慧和胸怀，熊猫是不是她背井离乡的孩子呢？

千年天师栗是神农架的上将军。在三里荒，他就是一个生性浪漫的画家，把生命的全部精彩泼洒成一枝一枝的惊叹和歌唱。我不知道，这片土地的深处，有着怎样的热力和生命的源泉！但我知道，他的生长必定是天地之间长久孕育的一声怒吼，也是神农架从林海华章最绚丽的高潮。

神农架的树，都与信仰有关，与爱有关。穿行在这样的丛林里，人会变得高贵起来。

石头的河流

石头，成千上万的石头！
像丹青随手洒下的墨点，绵延起伏在蜿蜒的香溪河山涧里。或大或小，或方或圆，或坐或站，或走或停，沉默或者亢奋，悠闲或者焦虑，音符般地布满了五彩的河床。是墨画派的杰作吧，表象的背后是一个个激情流泄的空间，诉说着生命的冥想和壮烈。或是幻象派的即兴之作吧，绚烂的吟唱已经结束，戛然的休止蕴含着丰富的律动。

站在神农架冬日的溪畔看你。我听见你心中的回声像大海一样在汨汨流动。

你是从白巫纪远道而来的客人吧？满身的冰雪圈点着时空跨越的惊险和艰难。那个叫神农的老人，他倔强的药铲可曾掀动你氤氲的面纱，你感动的泪水是否就汇成了脚下这淙淙的溪水？要不，你就是昭君省亲不慎洒落的珍珠了。香艳的溪水，将这场季节的流逝装饰得姿影妖娆，妩媚动人。桃花鱼像一支送亲的队伍，消失在时间的深处，变为瑰丽的怀念。唯有风跟着你，一曲雄豪而婉转的《黄瓜花》跟着你。还有什么比这爱的琼琤叮叮更令人肝肠寸断，更令人此情绵绵呢？

石头，坚硬的石头，你是大海留下的舍利子。抚摸你的骨骼，我们依然能听见群峰如浪的金戈之声，顺着你的血脉破空而来，让我们的灵魂饱受洗礼！

金丝猴

神农架的早春，是从金丝猴的啼声中开始

遇见鸢尾花

本是一富家千金的芳名，她美丽聪明，爱跳舞，她身上发生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她殉情于一片白色的花海。那片白色花海，慢慢变成了好多颜色，花开时节，像万千蝴蝶飞舞，又像鸢尾翩翩起舞。

闻听这话，我的心，落进浮想联翩的海。
记得去年，朋友曾在微信上发文：阳光、水岸，大束大束的花，伟岸、明艳。于是，我乘兴造访，亲睹了一片芳华。只见，水畔，这些花植株高大，花纯黄色，似金波涌动，又似蝶狂蜂拥。柔软的沟壑晾晒体香，饱胀的花瓣，脉脉温情，花色水光相辉映。这地，就是临颍县的千亩湖即黄龙湿地公园；这花，就是我现在才知道的湿生鸢尾，又名黄菖蒲。

爱花人士称，鸢尾花的花语是我很想念你，传播好消息的使者，爱的使者。它在我国，常象征爱情和友谊，象征着前途无量、鹏程万里、明察秋毫。不同花色，又花语缤纷：白色，表纯真；黄色，指热情开朗、友谊长久；蓝色，则是赞赏对方素雅大方或暗含慕仰；紫色，寓意爱意吉祥。可一朵鸢尾花，只有一天寿命。唏嘘之余，第二天，我到花叶

的。

金丝猴是高山的精灵，是神农架千顷森林之中华美的音符。

早晨，在大龙潭，纷纷扬扬的大雪突如其来。金丝猴在玉树琼枝间跳跃舞动，全身的金丝毛，像披风似的垂下来，叽叽哇哇的欢叫，可是在演绎生命精彩的乐章？

太阳出来了，森林里一片玉的世界。每棵树都挂满冰清玉洁的宝石。松鼠和金丝猴的叫声中多了一些湿润。红红的梅花盛开如火，雪幕和严寒也阻挡不了它们报春的渴望。花上的雪层绒绒的，如轻软的柳絮。在这雪国里，梅花半白半红，红里透白，愈发娇艳了。

金丝猴像一团团霞光，掠上了腊梅树枝。它满头被白雪粘濡的冷硬毛发，白里透黄，一如传说中的精灵。枝头上有雪块震落下来，又在空中飘散，好似森林仙子在舞动轻柔的白练。一只老猴为小猴拍扑身上的雪花，细腻，爱怜，温馨，犹如慈母为女儿披上一件密缝的暖衣。

这就是神农架的春天，像一个童话，一段让人感动的奇遇。

野人

神农架比历史还要幽深，什么秘密都可以在这里隐藏。在神农架行走，野人总能钻进我们神秘的幻想里。

在天门堽，在板壁岩，野人们正以一种纯然的状态，生活着，自由，超然，充满血性，以及戒备。他们也许就藏在一扇门的后面，窥视着我们这些蝼蚁般探秘的人群。只有等到人与自然完全融洽的那一天，他们才会主动走出来吧？

一棵古树一只幽灵，一丛箭竹一处幻影。它们可否也是神农架的野人？

人世间，又有几人真的能像张金星那样，做一个遁入自然的现代野人？十几年过去了，他的胡子长得可能野人见了都要害怕了吧。

暮色中，神农架把太多太多的秘密，再次掩盖。

走吧！带一把箭竹的叶子走吧！把它放在枕下，只当夜夜枕着神农架，在梦中做个云游的野人。

■诗风词韵



国画 总领群芳

邓 云 作

■生活余香

■陈伟华

一路向北，山里，一路繁花似锦，风响亮而悠长，风里混着花香。槐香漫天涌来，潮水一般淹没了我们。

风吹嫩叶的声音也很好听。叶子很小，很嫩，有点像小提琴的呢喃，还像钢琴的低音，侧耳静听，宛若天籁。此时的天地是丰盈的、饱满的、热情的，没有什么美妙的词语能够形容此时的春色了。如果有一场小雨，会更好，雨中的一切更迷人。

村庄很美。一树树淡紫色的桐花立在村落里，犹如一个个绝代佳人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你，路过树下，一股奇异的清香飘来，我想最美的仙女身上也就是这种馨香了。一棵棵青翠的杨树，晃动着嫩绿的枝叶，好像在向人炫耀新着的绿衣。偶尔遇到一树开满白花的槐树，我们就欢呼着停下车，拿着竹竿，将树上开满槐花的枝杈拉下来。我用竹竿拽下槐树枝，女儿和侄儿飞快地在地下捡花枝，妻子将槐花，不一会儿布袋里就充满了喷香的槐花。拽一串放入嘴里，一股甜香扑面而来，嘴里立刻涌上一种青果般的甘甜。

槐花——嘟噜——嘟噜地从树上落下来，飞落的槐花不时飘落在空中。仰面用竹竿拽久了，恍惚间，满天的碧绿色，仿佛一张绿网罩住了我的眼睛，四周都变成了绿色，连阳光都成了

漯河南郊的晚上（外二首）

■特约撰稿人 李 季

这是漯河南郊。风，掠过潦草的夜晚
小鸟睡了，是否会，梦见远方
小草睡了，梦中，也在生长
这是它们的故乡，土生土长的地方
这是别人的城市
万家灯火下，有一样的悲欢离合
老家的麦子就要熟了，颗颗麦子归入粮仓后
会有一场又一场雨水，前来倾诉
浩浩荡荡的水，流在别人的土地上
这是漯河南郊的夜晚，我酒后而至
我站在向南的树枝下，心怀悲戚
无月之夜，不说山高，也不说水长
请给我一扇打开的门，请给我一条回乡的路

在嵩山路斜拉桥看流水匆匆

嵩山路和嵩山没有关系
这城市里，很多叫做山的路
都和山没有关系，很多路都是无法回头的路
很多山只需半个梦就能到达
很多山此生再不能到达
要说多少句再见才能再相见
要流多少泪才能没有泪
人生苦短，却注定要遍体鳞伤
无一桥可渡，无一船可渡
流水带不走这琐碎的忧伤。它自顾不暇，跑得匆忙

河畔

我静立不代表我不在行走
单薄的身影正随波浪起伏
我熬过漫漫长夜，终于迎来黎明
为了依然未曾放弃的信念
我要学会宽恕，恕人，也恕己
心如明镜，尽量把光反射出去
残留的部分，已足以温暖生活
多少人，最后不知所踪
我想深切地呼喊。让走远的流水，回过头来

槐花香

绿色的。捋槐花最有味道的不是为了享受人间风味，品尝美味的槐花，而是能够感受到一种愉悦、悠闲的心境。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村庄，这里的槐树刚刚结花苞，碧绿色的槐花苞一串串地从枝杈间垂落下来，青涩得惹人爱怜！这个时节的村野最为丰腴，村里到处都有开满繁花的槐树，拽槐槐花，尝尝春天最后的味道，仰头看看绿色的天幕，让心灵的天空也布满葱茏的绿色。

黄昏，母亲蒸好了槐花饭，槐花饭清香四溢。槐花用玉米糝搅拌均匀，辅以蒜薹，加一点盐，蒸好的槐花盛满白瓷碗，滴几滴香油，吃起来甜香可口，我端起碗大快朵颐，不觉间已经吃了两碗。去学校时，我还盛了满满一碗，准备带到学校当饭吃。

记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最喜爱槐花，他现存的诗文中有多十首都描写槐花的，其中《秋凉闲卧》中有“薄暮宅门前，槐花深一寸”的佳句。晚年白居易常闲居洛阳香山寺，寺院栽有槐树，薄暮中，门前满树槐花，清香肆意飘飞。虽说白居易所写的槐花不是刺槐花，但看花的美好情怀是相通的，诗人从一寸粲然的落花中参透了人生，满目的槐花让他竟日的幽闲有了寄托，温暖家常的槐花清香，慰藉着秋凉闲卧家中的诗人。

槐花的香，穿越漫漫时空，氤氲至今。

玛士使了个眼色，罗豹急忙挤上前去伏身推醒乞丐：“喂！你不能死在这里，快起来走！”

拉奥神甫却伸手拦住他道：“上帝不会抛弃他的每一个孩子的，快唤醒他，问他的家在哪里，让他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去吧！”

玛士已经来到了乞丐的身边，推了推他道：“喂，你醒醒，你家是哪里的？神甫问你呢！”

乞丐闻声似是艰难地缓缓睁开了眼，指着自己的嘴发出了啊啊的声音。

“你是哑巴？”看乞丐又闭上了眼，玛士回头说：“他是个哑巴，怎么办神甫？”

“可怜的孩子！”拉奥叹了一口气说：“玛士牧师，请你安排人先把他抬进去，我看他是病了，上帝应该保佑让他得到健康的！”

“是！” 玛士立即指令两个教民抬乞丐进门。就在乞丐被抬起的时候，乞丐垂下的手臂上一个有规则的疤痕被他看了眼里，他似乎觉得这样的东西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便沉思着返身，并回头问跟在身后的罗豹：“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是怎么到这里的？”

罗豹忙答：“以前只见过他在这一带沿街乞讨，可并不注意他是个哑巴；今天门房发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倒在门外了。当时很多人在围着看。怕他死在这里，玛丽修女就给他喂了水。现在他已经能行动了，把他轰走吗？”

“不！既然神甫让他留下来，就让他先留下来吧，不过你得去查一下他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的，这个入好像有秘密的。”玛士吩咐道。

罗豹不解了：“秘密？一个哑巴乞丐会有什么秘密？”

玛士不耐烦地说：“你不懂，去查吧！对了，我让你去查日本人撤兵的情况查了吗？”

（未完待续）

